

超越学术内卷化

——一个应对设计学科研究危机的宣言

Go Beyond Involution in Academic Knowledge Production:
A Manifesto to Identify and Confront Current Challenges to Research
in Design Disciplines

张波 | ZHANG Bo

中图分类号: TU-0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 (2022) 05-0116-08

DOI: 10.12285/jzs.20221020007

摘要: 内卷化概念作为分析工具, 十分有效地批判了社会生活中高产量、内向化、精细化、非跃升的现象。本文进一步梳理出“内卷化”概念的四种类型, 指出: (1) 学术研究的内向性I型内卷发展是必然的; 过密化的II型内卷显示出单个出产单位的认识效率下降, 应该甄别; III型内卷等同于竞争, 分析工具性较弱; 组建生产线的IV型内卷名义产量最多而认识最稀薄, 尤应反对。(2) 建筑学等设计学科研究的庸俗科学化以数据分析的复杂掩盖认识产出的稀薄, 造成危及学科本体的离心式内卷。对于设计学科, 超越内卷化有利于重新形成设计学科的认识本体和学科价值的新共识。

关键词: 内卷化、范式、设计学科、学术研究、知识生产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involution provides a critical analytical angle to evaluate social phenomena that entail high quantity of production, an inverted development model, a refined expansion mode, but with no leap of model change. Given what the term involution signified evolves when utilized socially, this article further codifies four types of involutions, which are used to examine contemporary academic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distinct phases. It concludes that (1) Type I Involution suggests an inevitably inverted approach to deepen understanding with a defined area. Type II Involution indicates that over intensities in research topic selection gives rise to shallow intellectual outputs. Type IV Involution denotes the production-line-like knowledge generation model that only intended for meeting the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rather than generating new understandings.

(2) Involution in research in design disciplines undesirably shifts the research subjects, inquiry interests, relationship to practice, and researcher identity, from those of design to those of science, which endangers valid knowledge accumulation in architecture as well as the discipline status. In sum, to exceed involution asks researchers to regain their status as research conductors rather than being driven by the methodology machines, and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redefining the core territory of design disciplines.

Keywords: Involution, Paradigm, Design disciplines, Academic research, Knowledge production

一、引言

2020年前后,“内卷”概念从学术界进入社会话语中,吸引了中国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凡事皆能内卷,在人力管理、企业管理、农村治理、教育等领域,“内卷”作为一个切入维度掀起了热烈的讨论。相比之下,在建筑学、城市规划、风景园林等设计学科,尚没有见到关于内卷的深

入讨论。这不仅反映了设计相关学科研究方法论的不发达,也反映了这些学科对于扩展学术研究范畴的不自觉和不自省。然而,要对设计学科研究的内卷化仔细分析,非对一般的学术研究的内卷清醒认识不可;要对一般的学术研究的内卷有清醒认识,非对内卷的一般概念有清醒认识不可。

本文针对设计学科学术研究的内卷化,从一般至特殊地说清三层意思。第一,针对“内卷化”

作者:
张波,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副
教授。

语用上的不同指向,结合内卷化的词源和演化,重新厘清和界定“内卷化”的四种类型。第二,将内卷化的类型概念运用到对于学术研究活动的考量中,指出从Ⅰ型内卷到Ⅳ型内卷,从必要的学术进展手段滑落为反映了研究者有效的“内卷生产线”搭建,从而提高研究产出的名义产量。学术研究的内卷比起一般的内卷更难识别,也更加顽固。第三,设计学科中,建筑、规划、园林学科研究的内卷化符合其他学科的普遍特征;同时受到学科交叉带来的生产工具发达、对象和价值“离心化”的冲击,这对设计学科“自身为何”的本体价值和使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二、厘清“内卷化”概念

“内卷化”一词的英文为 involution,源于拉丁语 involutum,原意是“转”或“卷”。康德首先使用了“内卷化”的概念,“内卷化”相对于“演化”(evolution),意味着一种文化模式成熟以后,内向性地发展复杂性,而不转化为新的模式^①。俄裔美籍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也曾经用这一词汇来描绘一种内部不断精细化的文化现象^②,比如,对于哥特建筑和毛利石雕的评判。随着这一概念逐渐被学术界乃至社会接受,并创造性地使用,其所指内容经历了迁移和分化。由于尚未见到对于“内卷化”概念类型的讨论,笔者试整理如下。

1) Ⅰ型内卷。美国人类学者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 1926—2006)是真正将内卷化概念用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并使之流行的首创者。在1963年出版的对于印度尼西亚研究的《农业内卷化》一书中,吉尔茨以“内卷化”(involution)概念概括印尼爪哇岛以劳力填充(labor intensive method)为特征的水稻生产模式^③(图1)。这种模式下,水稻农业不断吸取劳力,总产量不断增加,其操作趋于精细化;而个体生产效率并未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处于停滞,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限。在爪哇岛水稻生产这个具体的社会、技术、

资源情境中,吉尔茨的研究为古典经济学找到了特例:生产率和生产关系并不是自然地、迅速地跃升到更优的生产模式。在土地资源被限定的条件下,劳动力持续地被吸收到农业中获取收益并使农业内部变得更精细、更复杂,其内向性力量甚至能使低等的生产率模式抵御外来的投资和技术——吉尔茨暗示这是一种停止的、不能跃升的固化模式。这也界定了内卷的语义范围:高产量、内向化、精细化、非跃升。

2) Ⅱ型内卷。1985年,黄宗智出版了英文著作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④,其1986年中译本将“involution”翻译为“内卷化”。这是内卷化在中国流行的开端^⑤。黄宗智的一系列研究着重关注了小农经济在各个层面的生产效率。他发现,民国期间华北地区农村家庭农场为了追求有限的总产量产出,在个体劳动力回报已经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仍在投入劳力。在随后对长三角地区农业生产研究中^⑥,他发现从明初到改革开放以前,小农户家庭能够凭借自身的廉价辅助性家庭劳动力(如妇女、儿童、老人等)和成年男子闲暇时的劳动力,在有限土地支撑的耕种农业以外,进行纺纱织布等副业生产。这些活动能够带来家庭总收入的增加,但纺纱等活动的报酬只达到粮食种植的一半以下(图2)。“名义上高产量”背后却是人均效率降低。黄宗智揭示的这种诡异现象,本文命名为Ⅱ型内卷化。比起吉尔茨Ⅰ型内卷化,黄宗智所揭示的现象更为疼痛:吉尔茨Ⅰ型内卷化非跃升是相对于更高级的模式而言,指向的稳定化维持的

封闭固定模式,只是一种中性的表述;黄宗智Ⅱ型内卷“过密化”,家庭农场单位面积(即使算上副业)的出产有限,不惜成本同时“未有知觉”的人力投入,带来的是生产效率变得更为低下的高产量^⑦。从人力和资源的关系来看,吉尔茨Ⅰ型内卷化中的人力对于土地仍是填充关系,到黄宗智Ⅱ型内卷化已经变成了拥挤的叠加关系,显示了系统变革的必要。

3) Ⅲ型内卷。2020年前后,“内卷”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热词,社会话语对于内卷化的使用无限地泛化:不仅行业内部的竞争、公司内部的竞争能被称作“内卷化”;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资源竞争,比如入学难、看病难、摇号难等现象,亦被称作是“内卷化”——这里命名为Ⅲ型内卷化。从理论含义来判定,Ⅲ型内卷化和“内部竞争”这一老概念基本相同,没有理论新意。然而,“内卷化”形象得多,并谶言式地暗示了凡内部竞争必然导致残酷的边际效应,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社会压力和对于未来的危机感发生共振,大有取代“内部竞争”一词的趋势。“内卷化”这个动词不仅描绘了那“看不见”的边界内的强大限制力量,也暗示了其中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挤压而产生的无力感。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和阶层固化加剧的情况下,每个单位的业绩增长都来自每个参与个体异乎寻常的辛劳;这与黄宗智描述的家庭农业中每个成员不计成本的劳力投入又何其相似!

需要指出,Ⅲ型内卷是当前社会话语的内卷,是从系统中个体角度出发,对个体生存状态的一种感性描述。吉尔茨(Ⅰ型)与黄宗智(Ⅱ型)的内卷化概念不



图1: 布拉德·科利斯(Brad Collis), 2004年, 种植水稻的农民



图2: 老彼得·勃鲁盖尔, 1565年, 收割者

强调系统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甚至设定农民个体的生产效率是相同的、恒定的；Ⅲ型内卷化针对内部个体之间不得不面对的竞争关系——甚至一定程度有内斗的意味：对于个体效率的提高也是Ⅲ型内卷化所追求的。竞争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的外在体现，同时也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动力。从总产量出的角度，生产不仅需要人力的填充，也需要更高的生产效率，系统才能产生好的增长。在社会生活中，不论是公司制定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还是评选优秀员工，都是为了促进个体的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总的增长。竞争对于社会进步的决定性的推动力是难于被否定的；尽管竞争对于人的个体是激烈的、不情愿的。由于Ⅲ型内卷不具新的分析效力，后文不会讨论。

4) Ⅳ型内卷。新近社会话语赋予内卷化一种新含义：“指标谬误”带来的无效增长。比如，公司在完善制度上不断精细化，使员工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应付完全没有现实功效而只能出“纸面绩效”的工作内容，如为了纯粹应付检查的形式主义“摆茶杯”，为了迎合决策方向的“事后论证”等^⑨。这些纸面的考核内容和本单位的实际生产目标无关，但是能够显示出业绩增长，并能使已完成的工作“显得”充分、科学、复杂。随着社会化的分工协作，必然有不直接面对实际产品的工作出现，如管理、保障、运输等，因此需要采用非产品生产的指标展开评价：当指标能够反映非直接生产者的工作对于实际生产的促进，其具有意义；当评价指标远离非直接生产者的工作对于实际生产的促进，相应的工作虽然能够在纸面上显示为高产量，但没有实际效用的增长。后者就是Ⅳ型“指标谬误”内卷的无效增长。此前，人们也常用“表面文章”“穷折腾”“内耗”“精分”“简单问题复杂化”等词汇描述类似现象。Ⅳ型内卷正式引入了指标谬误的概念，将实际增长和名义增长完全区分开来，所揭示的现象更为疼痛；在理论上亦有其一般性。如果说Ⅱ型（黄宗智）内卷化还面对明确的“有用”生产内容（粮食、丝绸等可用

的产品），探讨经济总量、家庭经济总量与个体生产效率的不对应，分析趣味在于“总产量提高而个体效率下降”的增长悖论；Ⅳ型内卷化则指向了“只为应付指标而无实际功用”的生产，划分了工作意义的有无，指向了人为指标的方向性偏差。如果说长三角地区“无发展的增长”是一种个体层面低效的退化，这里的内卷化“无意义的精益求精”则是体制的退化。Ⅳ型内卷源于与真正生产环节隔绝的内部管理，离开了内部圈子、内部规矩、内部考核，Ⅳ型内卷的产品（如摆茶杯、写报告、补论证等）毫无意义。这是更为常见、更为疼痛、更为幽暗、更为顽固的“管理制度”。Ⅳ型内卷已经没有舒尔茨和黄宗智强调的资源（如土地、耕作技术等）“过密化”门槛效应的限制，这种脱离实际价值的考核具有形式上的公平和价值上的谬误，能够轻易地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制度化，不仅人员的辛劳对实际产出没有贡献，相反借助不合理的指标干扰了生产。常有人讲Ⅲ型内卷（内部竞争）与Ⅳ型内卷（指标谬误的无效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充分必要关系，内部竞争过于激烈可能带来行业的前进，或者行业停滞；很多内部竞争并不激烈的单位，也会出现迎合谬误指标的无效增长。

总而言之，四种内卷化类型均具备内向性、非跃升、精细化、高产量的特征，却在理论趣味和分析维度上显著的不同（表 1）。除了只描述现象不具有分析功能的Ⅲ型，Ⅰ型内卷指向非跃升的“正常”填充模式，Ⅱ型内卷指向个体生产效率下降而整体增长的过密模式，Ⅳ型内卷指向指标谬误下无效增长的模式。后三种类型可以作为分析工具。

三、学术研究的内卷化

自 2004 年以来，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开始运用内卷概念，对于社会现象进行考察^⑩。内卷作为一种有效的批判尺度对于企业管理、公共管理、农村治理、社会阶层分析、中小学教育、就业等领域内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入木三分的考量标尺，揭示虚假的繁荣和实质的停滞，并指向了可能的实质跃升。借用内卷化概念，以学术界为考察对象，以学术产出为考察内容，虽然迟至 2011 年后才出现，但是显然有助于揭示学术研究的种种时弊^⑪。当下，学术杂志越办越多，学术会议越办越多；当代研究者个体的研究产出数量远远超出了前辈研究者，研究方法规范程度极大的“精细化”；同时，学术成果研究深度越来越被质疑，学者们感到一种“非跃升”的认识失落。贺雪峰在《注意社科研究“内卷化”倾向》中批评研究内容和实践脱离的现象：当前研究越来越脱离中国人民的丰富生活和中国历史的伟大实践，越来越沦为一小撮学者的书斋式学问，“很狭窄领域进行得非常局限的研究”。因而，“社会科学研究变成了发表所谓规范的高水平论文”，“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培养和青年学者的成长似乎越来越走上了这条注定没有前途的低水平内卷化的道路”^⑫。依据笔者的观察，不只在中国，欧美、日本等国家的学术界也比较普遍存在着泡沫化的倾向现象。用内卷化概念考察学术研究还比较初步，大多数研究者能够刻画出当前研究高产量、精细化、内向性、非跃升的特征，然而内卷化的研究并非粗制滥造——通常问题清晰、理论充分、

内卷化的四个类型 表 1

	代表人物	现象	理论趣味	分析维度
内卷化Ⅰ型	吉尔茨	劳动力填充型模式	增长的非跃升	对生产效率停滞、生产模式固化的质疑
内卷化Ⅱ型	黄宗智	劳动力过密模式	整体产量增长、个体生产率下降	对各层面效率一贯性的质疑
内卷化Ⅲ型	网友	内部竞争	(个体效率的残酷提高)	(对于内部竞争激烈和无奈的反映)
内卷化Ⅳ型	邱小海	指标谬误下的无效增长	非直接生产指标的虚假性	对指标合理性以及指标下产品的质疑

逻辑顺滑、数据丰满、阐述严密。论者未能就“内卷化”的清晰所指进行辨析；对内卷化所关注的个体效率、整体效率等切入维度分析也没有运用到学术现象中。作为学术研究者，当我们在说学术研究内卷化时，在说什么？内卷化是必然的吗？我们在反对内卷化时，在反对什么？这里试以第2节厘定的类型讨论区分。

内卷化的概念投射到学术研究，承认了学术研究是能够以计件来考量。虽然学术认识是抽象的，研究载体却是具体实在的：文章的篇数可以计数，获得的研究资助金额可以数量化；为了区分此数和彼数的优劣，还可以对发表文章杂志和资助单位进行分级。加入时间因素，还可以对特定个体、单位、领域乃至国家特定时段内的“生产效率”进行评估。世界上最早、形式上最为严格的研究考评当属英国始于1986年撒切尔夫人政府时期的研究评价规程（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这项流程在政府主导下对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效率进行评价，并以此为依据决定未来对机构的研究资助。当今的世界——不论是中国，还是欧美日本，学术活动的管理已经完全建立在本质以“计件”产量考核之上。针对研究成果的基本思路均是以载体和资助进行量化，因此“知识生产”和“农业生产”（或者其他生产）能够相通。“反对学术研究内卷化”的学者，常常也怀着促进学科发展和“多出快出成果”的愿望——这意味着默认了量化考量的合理性；同时也意味着学术研究的内卷讨论以学术界内部竞争（Ⅲ型内卷化）作为前提，是针对学术认识的整体增长的讨论。

Ⅰ型（吉尔茨）内卷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必要的常态，并不是每一位研究者（的每个研究）都能够不断地开辟真正有新意的领域，连续地外向化展开研究。某一领域开辟后，其内不断填充空白，连通疑惑。学海无涯，精益求精，深化研究的题中之意就是内向性发展，这与Ⅰ型（吉尔茨）内卷化是相通的。1969年，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论述了一个类似的“内向性”概念——“范式”（paradigm）：

同一范式下的认识遵守相同的基本角度、法则、价值、趣味（图3），具有互通性，可以进行推导、辩驳；不同范式之间不具有推导、辩驳的互通性^⑩。Ⅰ型（吉尔茨）内卷化和范式都强调认识的积累需要在特定的角度、框架、逻辑、命题、方法、价值、趣味的“互通”下，进一步切割、细化、印证、“深入”。相比之下，范式概念是一种存在主义的观点，承认现有理论结构的合理性；而Ⅰ型内卷暗示内向性本身可能僵化、缺乏效率，言下之意，可能还存在“跃升”的可能性（图3）。

Ⅰ型（吉尔茨）内卷对于研究深化具有方法导引的作用。内卷强调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和程序性，而不是对特定的认识结构打破、重建、革命。在特定框架下，研究者增加内涵与外延、扩充颗粒度、清理矛盾和悖论。这包括：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精细化”切割，跨越区域、人群、气候、年龄等类别进行测试。Ⅰ型（吉尔茨）内卷化的学术研究具有明确、清晰、可控的优点，体现在理论基础和切入点、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材料、分析流程、研究结论等诸多方面（表2左侧正效应内容）。

Ⅱ型（黄宗智）内卷在学术研究中反映为单个学术成果的稀薄化，其原因在于研究筹划阶段的“过密化”——这也是许多学者以内卷化为警示所在。如表2右部的总结，在某一领域内部，研究内容的指向趋同后会发生拥挤。一方面研究的理论、数据、逻辑形式趋于精致，另一方面趣味趋于琐碎，研究意义趋于微弱，对于认识

深化的作用减弱。与农业活动产出具体的消耗产品不同，学术研究获得“看不见摸不着”的新认识。认识产品并不是消耗品，反而通过传播能使无数人受到教益。因此，学术研究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进行量化考核，但其本质上不是简单的劳力填充活动，相反对于认识创新有着苛刻的要求。Ⅱ型（黄宗智）内卷在学术研究中发生，归结为研究内向性探索忽视了新研究是否具有改写理论的潜质，不对研究对象的规模层次进行再探索，以至于不惜成本的人力投入后，辛劳程度增加，新增认识的水平却降低。

虽然学术研究出产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认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的消费者缺乏品鉴力。过密种植仿佛特浓咖啡冲成美式咖啡，美式咖啡再加冰可以



图3：雷内·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1950年，世纪传奇

特定范式下内向性学术研究的正效应和负效应 表2

	正效应	负效应
理论基础	明确的理论框架、明确的研究逻辑和趣味	缺乏创造性的理论建构，画地为牢，跟风式、跟班式研究
研究问题	明确地、可掌控地、可回答地研究问题	方向过于集中，形式构造类同、内容高度重复地研究问题
研究意义	具有明确的在范式中填补空白的意义	研究意义微弱，趣味愈加琐碎
研究材料	挖掘丰富的细节	琐碎、局部、没有必要的微观内容
研究对象规模	非常细致，尺度可以掌控	局部的修补，缺乏整体上突破对“面”的认知和对大势的判断
分析过程	小心求证、逻辑清楚、程序规范的分析过程	生产线化的分析过程
研究结论	可以验证的研究结论	千篇一律的研究结论，逐渐丧失对现实的解说与批判能力

变成含稀薄咖啡的饮料——成分是否带劲，喝咖啡的人还是能够辨别。当研究的考察对象被无限地盲目分割，而不考虑其对于认识边界的作用，便是有读者觉得“读了论文感觉还变傻了”的原因。从更广的视野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以来的30年，受“历史的终结”论调影响，西方学界思想前所未有地沉寂固化。各国研究者在意识上自我设限，主动将研究活动异化为在特定领域中内向分割的活动，并未由于空前的言论出版自由而出产新的认识。

IV型（无效增长）内卷在学术研究中意味着内向性探索的进一步衰退，研究产品的认识从浅薄走向了稀薄，只是在满足考核的需要而并不具有认识意义，进入了指标谬误下的生产。比如，读者常常循着一部分高产作者看过去，看了几篇以后发现，往往研究方法严谨、形式完整、逻辑顺滑，同时研究对象类同、研究角度相似，呈现出一种生产特征……对已经清楚的研究现象进行不必要的理论再包装；不断进行“否定之否定”，构建出明确而无用的命题，进行无穷多的测试，等等。这时，研究活动不只是“过密”种植，而且形成“亩产万斤”的量化表演。这一类研究产出恐怕只在统计研究指标时有用；离开了学术量化指标考核，无论对于实践者还是研究同行的认识增长贡献，都是稀薄的。

学术研究从II型（黄宗智）内卷跌落到IV型（无效增长）内卷，在于研究者在研究筹划阶段就放弃了探索“未知疑惑”的目标，而转向用一套严密研究流程包装

“已知疑惑”，无休止地运用在诸多实例上，从而提供完美包装的回答。“精细化”策略不仅是这类研究的特点，也是推动研究进程的手段。与吉尔茨和黄宗智针对的农民固定劳力不同，内卷研究者并不单单是单纯生产线上的劳力，也是生产线的设计组建者。“精细化”生产线规避了学术研究真正需要面对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风险，转向组建能够稳定、大量产出论文的生产线（图4），“精细化”地根据已有理论“演算”“包装”“走程序”，带来可预期的研究高产量。研究生产线的存在将理论和现象隔绝开来，研究者不需要太熟悉理论，也不需要太熟悉现象，只要开动“数据搜集机器”，总能得到一堆数据进行分析，也能借助精致化生产线出产研究论文。如果II型内卷研究还在探求着研究对象的一些琐碎的方面，IV型内卷活动已经不再挑战和辨析已有认识，也与“不明的研究对象”这个认识来源切割，在概念、逻辑、方法、话术的理论包装之下，贴近着理论的表层卷入，产生指标认可的无效认识。其产品可以辨识为“四化”：内容同化、方法固化、文章套化、认识僵化。

IV型内卷的危害不仅体现在认识的稀薄，更涉及学术生态的侵蚀。借用福柯“规训”的概念^⑨，内卷化成功地将学术界创见活动规训为量化生产的模式。研究者脚步从未停止，认识原地打转，这是知识界的囚徒之境（图5）。比起可见的空间规训，不可见的制度规训更加隐蔽，却更加顽固。量化评价方法而外，目前恐怕很难找到其他保证学者间、机构间公平竞争的更好评

价方式。一系列鼓励内向性发展的机制出现了：看重影响因子和引用率，意味着鼓励研究者在已有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层次中沉浸；审查研究申请书的前期研究成果，意味着奖励过往的成熟研究而非鼓励有风险的创新探索；追踪热点问题，意味着鼓励跟风式而非原创性的研究。紧张的发表周期、基金申请周期、学术评价周期，均更加利于内卷式的研究^⑩。从参与者来看，名义高产量能够带来一系列和学术生活密切相关的正向收益，如奖项、经费、职称、职位、收入等。很多本意上鼓励创新的举措（如加大研究经费投入），由于参与者的内向性算计加剧了内卷的发生。而那些管理约束的举措（如学生要毕业、学院要参与考核、学校要进行排名），使得那些没有算计的“非精致利己主义者”也不得不参与其中，考虑以搭建“精致化策略”的生产线保持产量，生存下来。

IV型内卷的规训下，任何没有内卷算计的研究者是没有头脑的；但是只有内卷算计的研究者，显然是没有良心和前途的。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和数据的获取更加简便，使研究活动的进行更加便捷。同时，技术便捷会带来信息拥堵和网络信息的极大浪费。深刻的思想更加稀缺，浅薄的研究也必然会同其他网络垃圾一样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IV型内卷的机制中，学



图4：迭戈·里维拉，1932—1933年，底特律工业



图5：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1890年，囚徒的运动[Runde der Gefangenen (nach Doré)]

术认识的生产和泡沫出产被有效地等同起来。当所有学者自觉地适应这种制度而不自知,放弃了学术研究对于社会的批判力和对于认识本身的追求,学术研究就会被社会抛弃。在 21 世纪,世界的经济和技术版图发生变化,中国经济体量会超越所有其他国家,自信会更加增强,对于学术研究的期待也更大。发展到特定阶段,精细化切割的内卷式思维和斤斤计较的跟班式产品,都会被时代洗刷淘汰。这些时代的要求比起算计论文是否容易发表都要重要得多。

四、建筑学科研究:离心式内卷化

在建筑学、城市(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等学科中,世界主要国家的设计院系对于研究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加,研究已经获得不可或缺的、不容置疑的重要地位。设计学科学术研究的繁荣,表现在杂志、会议、研究经费、线上线下活动、研究生等数量的增加,以及更多一级学科的确立。同时,目前尚没有文章展开对于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研究活动内卷的讨论,也正说明了设计学科研究方法论的不成熟。和其他学科研究一样,设计学科的研究也普遍存在着产量愈大、愈加精细化且认识更加浅薄的 II 型和 IV 型内卷化特点,其症状和成因也完全符合本文第三节的论述。本小节的讨论,不是关于设计学科的研究活动是否存在着内卷,而是设计学科研究的内卷有何独特之处?

设计学科的研究内卷特殊之处在于离心化。除了和其他学科内卷化研究一样具有精细而稀薄的特征,设计学科研究具有脱离学科本身的对象、内容、趣味的危险。近半个世纪以来,设计学科的研究空前地拥抱科学化、成熟的基础学科,如:热工学、声学、环境心理学进入建筑学;生态学、心理学进入风景园林学;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学、交通学进入城乡规划学,等等。各相邻科学学科提供了现成的研究对象、成熟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缜密的推理逻辑,极大地促进了认识积累,也促

进了研究方法论的成熟健全。另外,形式上的“科学化”方便了设计学科搭建内卷化生产线,促成了更为“高级”而隐秘的内卷。

形式上的科学化为建设内卷生产线提供了两种便利。

其一是提供了成型的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科学化挣脱了设计学科以设计师经验思维创造认识的“舒适区”,为研究带来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这也存在着陷入新的“舒适区”的危险,各相邻科学学科中的研究对象、数据采集、分析方法不仅是清晰缜密的,也是现成与固定的。按照既有的其他科学学科的精细范式,研究者通过科学的抽象、分割、细化等手段使混沌复杂的问题迅速简单化和清晰化(图 6)。在操作上,对于科学方法范式的借用并不需要设计学科的研究者进行思辨层面的“挣扎”。设计学科的离心化内卷跨越了设计学科复杂性和矛盾性带来的痛苦,但也可能错过设计学科复杂性和矛盾性蕴含的机遇^⑤。由于对相邻科学学科概念和命题的借用都是“移植”性质的,设计学科的研究者无须提出新的科学概念、定律、机制,并不自主对研究对象进行切割;而只是将舶来的科学理论投入到现实中,不断进行应用题式的演算,总会有一

些结果。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也不尝试对现象的一般边界进行划定(如绿色植物对于注意力恢复的边界),充其量是展示一些有限的特例或者现象的波动,因此只能算作辛劳而必然带来个体劳动率下降的“密植”II 型(黄宗智)内卷。而当研究者主动开动精致机器,去以生产线框套研究对象,规模化地进行生产,全盘浅薄的 IV 型(指标谬误)内卷就产生了。

其二是“科学崇拜”带来的跃升感偏差。研究方法并不发达的设计学科,天然地表现出对于认识机制的不自信。对于“科学”的进入存在着船货崇拜:将科学等同于真理,将科学化等同于研究“正规化”,将运用科学方法、工具、仪器等同于“高水平研究”。“无需深究实质,只要亮出‘科学’标签”^⑥,研究的内在合法性(legitimacy)就能够完美成立了。因此,在评价研究是否存在“跃升”时,天然地认为外来的“科学化”就能产生“跃升”。这种科学崇拜带来的评价偏差对于构建内卷生产线显然是有利的。庸俗的科学化不仅体现在操作性的依附,其也是核心趣味和价值的依附。大约十年前笔者审稿推荐某文章受到某编辑部质疑,因为是“非科学性论文”;言下之意,缺乏实证数据支撑,属于“不科学”的观点型论文,最后没有发表。前不久,笔者审稿的另一篇文章尽管没有数据支撑,但是受到杂志主编的极力推荐,认为属于难得的“有观点”的文章。十余年以来,没有观点的“非跃升”论文终于被觉察了。

离心式内卷有哪些危害?除了“共享”其他学科研究内卷普遍的非跃升负效应,这种内卷同时对设计学科本体构成威胁,造成了学科价值的自我压抑,反映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研究内容严重偏离设计活动。早在 2000 年左右,吴良镛教授曾经提出过人居环境研究不能偏离“核心问题”——尽管他并没有列举出哪些是核心问题。近二十年来,设计学科研究中对于哲学、文学、美学的讨论急剧减少,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切入的研究急剧增多;对建成环境现象研究愈多,对设计活动的研究愈少,



图6: 拉乌尔·豪斯曼. 1919年, 时代精神: 机械头

对“美、趣、巧、妙”的讨论愈少。科学化定义出的现成研究对象比较适合设计学科中那些分析的、抽象的、实证的、现存的研究对象；设计师关心的那些整全的、图像的、未来的、创造的研究内容，难于被简单地科学化——即使能被科学化，也难于还原到整全性的设计中。科学化在设计学科有作为有效工具产生新认识的作用，也有作为有效的内卷生产线搭建工具的作用。当研究者主动以科学范式筛选研究内容，以能否适应科学范式、方便地开动内卷机器来淘汰研究对象，Ⅳ型内卷就会发生，带来研究认识的泡沫化和设计学科在跨学科时迷失学科自我。

第二，认识趣味的全面肤浅。在中国近二十年史无前例的建设浪潮中，建筑学、规划学、风景园林等学科的研究并没有产生与此相称的理论。科学化带来学术规范性的极大提高，而认识的趣味却全面的肤浅。部分研究者以分析数据的复杂性掩盖认识的浅薄。“这还需要研究？”基于学术自由，任何内容当然都可以被探究一番。在Ⅱ型内卷的模式下，研究对象可以无限细分的。在Ⅳ型内卷的模式下，行动上的盲目拿来主义和理论构建上的装饰主义互为表里，根据命题演绎策略，重复、精确地得到常识结论，毫不触动到认识的肌理。这种依样画葫芦的跟班研究并不能彰显设计学科研究的科学性，很难使设计学科获得独立的、真实的科学地位。

第三，实践和理论的完全分化。20世纪常见的设计和理论界互动在过去二十年已经趋于消失，研究活动的规范性极大加强的同时远离了设计实践。试问：在当今，有多少研究者将当代史无前例的规划设计实践作为研究对象？还有多少研究项目将设计实践中的人物、现象、困惑、方向作为源泉？有多少新兴的设计策略和手法得到了有效的总结？有多少规划设计项目得到了充分的理论讨论和批评？又有多少设计师从几何式增长的论文中得到触动性的教益和启发？在研究者和设计师同台的各种场合，有多少实质的认识交流，或者只是表达礼貌的敬意？如不出意外，对上述

六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很少”。繁荣的知识产出和学科目标脱离（图7），源于科学化内卷生产线规避了设计活动的微妙性、复杂性、矛盾性、趣味性，阻止了认识的有效跃升。

第四，研究者身份的模糊化。如果询问当今设计学科的研究者，他们认同的自我身份是哪些？相信答案会有：历史学者、社会学者、地理学者、环境工程师、生态学家、新技术专家，等等——在这个名单中，设计师恐怕不会排得很高。与此对应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筑学院院长系主任中，具有设计师身份者越来越少，而城市社会学家、交通专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律师、技术开发专家等身份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些专家无疑是研究出产的佼佼者；这也说明设计学科的传承已经离心化。设计学科研究的离心化带来的不仅是研究对象的分割（原本整全的设计），也是对于知识人群的分割。庸俗科学化中，设计学科的研究者显示出三种异化：舶来科学范式的工具人，组建内卷生产线的工具人，最终隔绝鲜活学科内容的工具人。

五、结语

“让思想冲破牢笼”，还是将才智引入内卷？

本文梳理出“内卷化”四种类型，反映出学术研究内卷现象的复杂：内向性Ⅰ型内卷发展是必然的，具有指导学科深入发展的方法意义；Ⅱ型内卷由于选题过密化带来的认识效率下降，应该甄别；Ⅲ型内卷等同于竞争，分析工具性较弱（故不讨论）；生产线化的Ⅳ型内卷以“精细生产线”的方式隔绝了现象和理论，名义产量最多而认识稀薄，其对于认识和系统的危害是巨大的。对比内卷化的四个特征（高产量、内向化、精细化、非跃升），本文绝不反对学术的高产量，而是反对高产的泡沫；绝不反对内向化的方向，而是反对对于成熟的重复；绝不反对精致化的研究方法，而是反对精致的重复生产线——内卷化提供了多向的衡量方法，根本目的

还是在于避免学术研究“非跃升”的陷阱。

超越内卷不是必然打破范式，而是对内卷化类型的贯穿跃升。追求认识效益的最大化（而不是认识产品数量的最大化），要求研究者重拾在研究活动中的主体性（图8）。研究者需要以人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认识积累和现实世界的桥梁，重建起人对于理论和现实的探索认识关系，脱离“繁荣”的内卷生产线和“有效”的理论包装。研究者主体捕捉超越自我的思想冲动，是研究最为基本的驱动力，用来对抗学术考核对于学术出产的不良规训。学术评价中尊重这种主体性，可能比起用数量化进行管理会产生更多的矛盾、质疑、困惑，但却是摆脱Ⅳ型内卷生产线、获得“跃升”认识的唯一途径。

在建筑学、规划学、风景园林等学科，学术研究的离心内卷是精细化生产线和庸



图7 沃伊切赫·魏斯(Wojciech Weiss)，1949年，告别学院(Pożegnanie z Akademią)



图8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821年，欧洲预言

俗科学化两者合谋的产物,科学化也屡屡遇到“高出产数量,无认识跃升”的无力困境;对于摧毁设计学科基本价值的破坏力不容忽视。设计学科超越内卷,不仅需要重拾研究者的自主性,而且需要重拾学科的自主性。科学工具在科学学科中创造科学化认识;而设计学科中的建成环境创造来源于设计师,科学工具所起的是滞后的规范作用。设计学科应该回归到围绕设计活动发展认识,而不是围绕研究活动的工具和框架发展认识,尤其要防止科学方法在设计学科的庸俗化滥用。就设计活动的特点而言:设计讲求多样性,因而需要发掘追求唯一性的科学方法以外的认识途径。设计面向未来的愿景而不是当下的实在,因而需要在研究中为想象力、灵感、偶然性提供位置,需要外在的刺激,重启对于资本、社会、文化乃至设计手法的批判;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实证主义的“必然性”趣味。设计是操作性的技艺,因此需要重视来源于经验的认识渠道,关注操作灵感、操作问题、操作知识,而不仅仅是数据分析的强劲逻辑。设计具有综合性,因此,需要一种有别于细分主义的整全观,转向适合设计学科的视域和焦点。对于建筑学、规划学、风景园林等学科而言,超越内卷化不仅意味着摆脱内卷困境,而且蕴含着设计学科的自立和重生的机遇,有利于重新形成设计学科的认识本体和学科价值的新共识,这需要具有双重自主性的设计学科研究者的探索。

注释

- ① 参见: Demarest, Boris. Kant's epigenesis: specificity and developmental constraints[J].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life sciences 2017, 39 (1) : 3.
- ② Goldenweiser, Alexander A. Loose Ends of Theory on the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nvolu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M]// Lowie R (eds) .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resented to A. L. Kroeber Anniversary Volum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6: 99-104.
- ③ Geertz, Clifford.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 ④ Huang, Philip.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中文版为(美)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⑤ 虽然黄宗智在1992年将involution重新翻译为“过密化”,但是显然“内卷化”更加为学术界和社会所接受。受社会对词语接受的影响,黄宗智其后统一地采用了“内卷化”的概念。比如:黄宗智. 再论内卷化,兼论去内卷化[J]. 开放时代, 2021 (01) : 157-168+8.
- ⑥ Huang, Philip C.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中文版为: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中华书局, 1992. 又见: 黄宗智. 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 ⑦ 刘世定, 邱泽奇. “内卷化”概念辨析[J]. 社会学研究, 2004 (5) : 96-110.
- ⑧ 丘小海. 社会内卷化的根源[EB/OL]. 2020. (网上难以找到该文的原始出处, 通过搜索基本可以确定该文发表于2020年8月.)
- ⑨ 范志海. 论中国制度创新中的“内卷化”问题[J]. 社会, 2004 (04) : 4-7; 甘满堂. 社会学的“内卷化”理论与城市农民工问题[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1) 33-38; 何艳玲, 蔡禾. 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内卷化”及其成因[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05) : 104-109+128; 吴廷俊, 阳海洪. 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J]. 新闻大学, 2007, (3) : 5-12.
- ⑩ 费中正, 孙秋云. 文化研究内卷化的探索路径: 一种民族志的视角[J]. 学习与实践, 2011 (05) : 102-107; 李飞, 唐丽霞, 于乐荣. 走出多维贫困研究的“内卷化”与“学徒陷阱”——文献述评的视角[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30 (03) : 147-153.
- ⑪ 贺雪峰. 注意社科研究“内卷化”倾向[N]. 环球时报, 2020-08-26 (015).
- ⑫ 张波. 建筑学科的学术化和理论积累的三种范式[J]. 建筑师, 2019 (01) : 88-93.
- ⑬ (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⑭ 其中既包含了I型内卷, 也包含了II型和IV型内卷。
- ⑮ 这种肤浅性实际也受到西方学者的批判。Ross, Doroth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⑯ 王红扬. 整体主义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评《为增长而规划: 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J]. 国际城市规划, 2016, (3) : 3.

图表来源

- 图1: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d/d1/Cambodian_farmers_planting_rice.jpg
- 图2: 藏于大都会博物馆
- 图3: 藏于苏格兰国家现代美术馆
- 图4: 藏于底特律美术馆
- 图5: 藏于普希金博物馆
- 图6: 藏于蓬皮杜现代艺术博物馆
- 图7: 藏于波兹南国家博物馆
- 图8: 藏于菲茨威廉博物馆
- 表1、表2: 作者自绘